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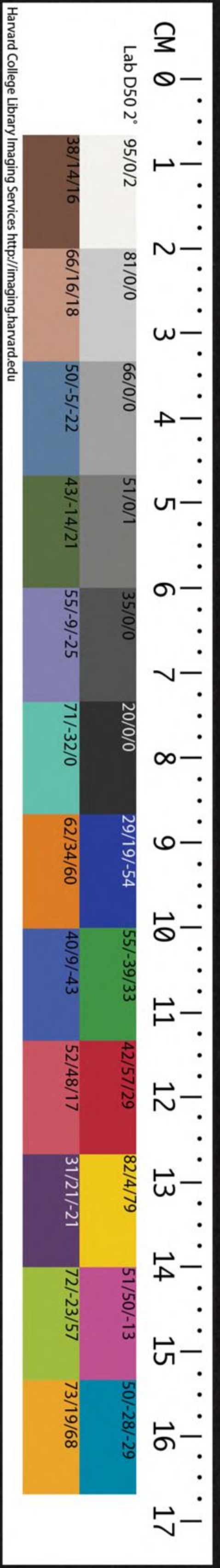
T2258/290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8 1953

# 二俠傳

五之七



男俠傳卷之五

魏國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

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

明拓浦徐

廣廣居南輯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援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肖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  
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  
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  
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  
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  
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

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  
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  
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臣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  
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  
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  
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

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疾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疾生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疾生日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

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  
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疾生  
疾生日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  
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今  
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  
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  
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  
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  
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  
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自比於人公子與疾生決至軍疾生果北鄉自剄魏  
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

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  
東階上有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嘗趙趙王  
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嘗  
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濟漿  
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  
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  
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



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  
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嘗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  
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  
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  
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嘗趙  
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  
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  
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  
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  
攻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及卒公子上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  
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  
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  
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

三傳傳 五卷  
驚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  
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也也在外十年矣  
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  
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

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  
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  
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主屠大  
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  
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  
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范睢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觔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今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

以簣置廁中寘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敢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區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供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寃王稽知范睢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  
過載范睢人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  
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  
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宣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實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

二例傳 五卷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  
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  
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  
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  
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  
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  
然不敏敬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  
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二例傳  
王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  
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  
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  
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  
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

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爲臣患區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  
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  
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九  
成荆轲武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

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  
箠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爲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至假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  
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  
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  
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

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  
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則臣死賢於生秦王跽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  
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  
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  
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



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猶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闢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與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

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趙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

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天下  
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  
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  
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  
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則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  
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  
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  
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  
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

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  
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  
使縣官給車牛以徒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玩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  
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

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  
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  
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  
區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  
人傭賃須賈意哀之醬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  
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  
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  
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  
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  
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  
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

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迸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於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

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区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

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  
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  
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  
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  
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  
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  
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  
之賢聖莫能責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

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  
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  
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  
償睢眦之怨必報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  
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  
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  
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  
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

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  
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公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  
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  
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  
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

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出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  
印與魏齊出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  
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  
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



不敢重罰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  
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  
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  
乃出平原君歸趙

五卷終

男俠傳卷之六

明拓浦徐 廣廣居甫輯

明乎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燕國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  
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  
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訣視而笑曰先生

二休傳  
六卷  
昂鼻巨肩魁顏威軻膝寧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  
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  
歎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  
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

疾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疾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之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疾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尚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疾知蔡澤之欲困

已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慤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凶禍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不矜富貴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

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可願詆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若夫君之主慈仁任忠信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詆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脩政治亂彊兵批患析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益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詆與商

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忌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定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  
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  
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  
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  
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  
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  
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  
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  
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  
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陣  
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  
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  
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  
之下流血成川涕霰若靄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趙楚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  
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  
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  
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轅

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  
稽之危以凶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  
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

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



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  
之事五帝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  
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  
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  
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  
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  
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 秦國

###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  
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甚愛姬  
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  
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  
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

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富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

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曰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知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

二 伍 傳 六 卷  
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  
弛今夫人與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  
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  
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  
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  
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  
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

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乘太  
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  
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  
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  
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  
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重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  
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  
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

以鈞竒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娠至大期時生子政  
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  
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觔與守者  
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  
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  
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  
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  
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  
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  
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  
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  
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  
秦之疆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始  
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嫉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嘗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

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后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詔免相國呂不韋

二例傳  
六卷  
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陳勝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該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

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耳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

魯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  
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  
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  
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劔挺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  
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  
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  
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比徇魏地吳廣圍滎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亦之  
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  
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鄢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  
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  
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  
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

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也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  
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趙趙  
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  
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狗燕地  
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  
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吏韓廣將

兵北狗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  
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  
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  
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  
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  
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  
之狗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狗地至狄狄人田儋殺  
狄今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

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  
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  
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  
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  
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  
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  
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卬使爲上

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  
秦軍于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  
邯擊破之伍徐兵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  
時陵人秦嘉鉉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  
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

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軍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虎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虜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荊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

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狗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冢碣至今血食

六卷終

田之謂然以其姑不與也出夫代以文  
以昔察為忠其禍不善者弗丁曳鞭自命之刺王計  
同歐主同韓且謂然此至今之不具者察而罪之  
待去由是無賊刺王皆刺王以未喪為中五時左滯

男俠傳卷之七

明拓浦徐 廣廣居南輯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後楚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  
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  
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藉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  
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  
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  
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  
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  
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  
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  
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酒吏梁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  
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  
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  
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  
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爲長縣中從者  
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  
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  
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當是時秦嘉也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  
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  
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  
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

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

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  
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  
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  
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  
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

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  
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  
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  
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  
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  
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

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持牛之蟲不可以破蟣蝨今秦

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

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

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

二侯傳 七卷  
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  
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

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  
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  
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  
高素諛說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  
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  
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愚皆

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  
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  
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  
僇乎章却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  
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  
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却使人見  
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也盟章却見項羽

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却爲雍王置楚軍中  
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  
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  
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  
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

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  
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  
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  
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  
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

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  
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嬖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  
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  
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  
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



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  
請往爲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  
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爲我呼人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  
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  
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  
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  
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  
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曰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闕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  
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  
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  
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人前爲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  
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  
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  
者項莊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  
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  
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  
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

而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  
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  
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  
地加彘肩于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  
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  
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sub>有</sub>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  
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  
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  
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  
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  
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

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  
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  
鄧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  
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  
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

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  
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碎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  
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月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嬪女而  
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  
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  
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二年滅秦定天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  
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

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  
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  
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  
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  
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  
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  
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  
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  
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  
又徙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  
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  
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徙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  
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  
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徙楚救趙

因徙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  
王齊將田都徙共救趙因徙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  
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  
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  
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徙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  
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

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臨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

擊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

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  
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  
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  
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  
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

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  
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  
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  
嬖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  
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  
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  
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  
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



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  
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  
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  
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  
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  
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  
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

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  
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  
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  
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  
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  
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

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  
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  
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  
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二三年項王數  
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  
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  
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

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  
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  
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  
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  
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  
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騎從城西門出走城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  
曰漢王已出矣項王怒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  
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  
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  
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  
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

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  
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  
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  
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  
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  
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  
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

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者三合樓煩輒射殺  
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搦戰樓煩欲射之項王  
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  
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  
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  
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  
入成皐項王聞淮陰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

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  
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  
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  
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  
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搗戰慎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  
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  
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  
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  
十餘城皆恐莫敢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  
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

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六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漢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

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

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  
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  
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  
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  
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  
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

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  
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之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  
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

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止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

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二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羽項羽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



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

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  
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  
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  
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  
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七卷終

